

著名世界譯漢

教育漫話

著 克 洛
譯 敢 任 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我有一個熱切的企圖：希望異域的教育上的經典都能譯成中文！
這個譯本就是我的這種嘗試之一。——在此以前，同類的書我已
譯出裴斯泰洛齊的賢伉儷，列入商務漢譯世界名著。——不過我
是一個時力兩絀的人，萬一譯文有什麼漏誤生疏之處，敬以至誠
希望一切善意的指教。本書漢譯承朱經農先生作序，吳達元先生
等多所幫助，內子楊仁女士爲我擔任繕校之勞，謹此一併謝謝。
任敢。

漢譯本序

朱經農

我很欣幸能有機會首先看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1) 這部著作——教育漫話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的中文譯本。

洛克是英國近代哲學的先驅，他在當時——十七世紀下半葉——開拓了前輩所未完成的新境，同時創建了所謂實驗哲學的根基。他這著作對於教育思想和他的悟性論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對於哲學思想，政府論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對於政治思想是同樣的具有偉大貢獻，各自留下了一頁光榮歷史。不是他一生的經歷學識那麼宏富，我相信決不會有這樣卓越的成就。這書就是他本着平日的醫學心得和家庭教師的經驗，與友人再三通信討論編輯而成的；其中有些感發時勢的話，不必盡與現代思想相合，但我們仔細玩味，實覺含有不少的真理。他那造成士君子 (gentleman) 的思想，至今還在支配英國的教育。我們

讀到他所提示的教師資格，兒童特質，衛生規則，德性要目，以及反對體罰，提倡實學，注重勞作、養護、禮貌、幸福等事，便不得不佩服他見地的超特，我想最近的新教育理論，也未能完全脫去他的範圍吧！尤其是對於體育的重視，所謂『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他這開宗明義的格言，至今猶膾炙人口，以被人蔑視爲遠東病夫，向不注意兒童健康的中國，豈不值得把這體育論一字一句的細心體會嗎？次如訓育論的主張寬嚴並施，智育論的主張學以致用，這都是我國目前所應奉爲金針之言的。毋怪他這著作的出版，立刻轟動了英國的全部，接著有一六九五年的法文譯本，和一七一〇年的德文譯本，遂使歐洲各國的教育思想，也起了一種極大的變化。可是我們不幸的中國，到原書出版後二百四十餘年的現在，纔有傅先生這部中文譯本，出而問世。但我們不必懊喪，我們只希望這部譯著的刊行，對於我國教育思想，也能發生像法德那一樣的優良影響。

本來教育的研究，最好是從史料方面着手，可是研究教育史的人，若只斤斤於制度沿革的稽考，還是不夠。他對制度變遷的精神和理論，尤得有一番精密的探索，纔能充分了解教育學的眞義。這探索的根本辦法，即在把歷代教育大家的名著，一一研習並介紹。傅先生在這卷首，已經表明他對

異域的教育經典，都抱有譯成中文的熱切企圖，我很希望他這企圖，能夠完全成爲事實，我想國內的教育同志，怕也沒有那個不在企求期待着的吧！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於湖南省教育廳。

致奇布勒地方的愛德華葛拉克先生

(To Edward Clarke of Chipley Esq.)

葛拉克先生：

我的教育漫話現在出版了，這些漫話依理是屬於你的，因為它們是我在數年前爲你寫的，其內容不出我致你的信札中所說的話。除了次序較之原信略有更動之外，其餘都沒有什麼大變動；讀者看了我有些地方行文的隨便，就可以知道這些漫話，與其說是一篇公諸大衆的論文，倒不如說是一段朋友間的私人談話，來得確切。

有些出版書籍的人，不敢承認刊佈是出於自己的意思，往往謬爲由於友朋的慫恿。可是你知道，我這些文字假如不是朋友們聽說之後，迫着要看，看了以後，又讓它們刊行問世，它們的確是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在見解上敬重的朋友們告訴我，說他們看了很以我的意思爲然，說這部草

稿印了出來也許有些用處，這種說法可觸着了我一向不變的心思。因為我覺得人人有一種必盡的義務，應該竭盡一己的智能，為國家去出力；若是有人沒了這種思想，便與禽獸沒有分別了。這個問題的關係是很大的，而正常的教育方法又是一件有益大眾的事情，假如我的力能從心，我是不會需要別人的慫恿的。所以這些文字儘管淺薄不足稱道，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並不怎樣重看它們，終不敢因為貢獻太小，而不把它們獻諸公衆之前，以表示我的區區之意。將來倘若還有與我的朋友們懷抱同樣見解的人，也都賞識這些文字，認為印了不算白費，那麼，我便可以聊以自慰，它們沒有糟塌大家的功夫了。

近來時常有人和我談到，說教養孩子真有無從着手之感，近來大家又都感慨着，說青年人墮落得真早；這個時候有人出來，把自己關於這個問題思考的結果，公之大衆，以期拋磚引玉，激起別人也來思考一番，或者質之高明，冀求教正，我們總不能說他的舉措是一點都不得當的。因為教育上的錯誤比別種錯誤更不可輕犯。教育上的錯誤正和錯配了藥一樣，第一次弄錯了，決不能藉第二次第三次去補救，它們的影響是終身洗刷不掉的。

我寫了這點東西，自己絕對不敢誇有什麼貢獻，假若將來有能力比我更好，作這種工作比我更合適的人，好好寫一篇合於我們英國紳士教育的文章，來指正我的錯誤，即使爲你設想，我也是無所謂的；我個人只希望青年人能夠得到最好的教養，（這應該是大家所盼望的，）並不一定要自己的意見被接受。不過你也得給我證明一下，證明我在這裏所主張的教育方法對於一位紳士的孩子也會有過一些意外的好影響。我並不是說這種好影響的形成，孩子的本性好沒有關係，但是我想你和一般做父母的人一定都知道，那種與我的方法相反的教育兒童的方法卻是不能改進他的本性的，是不能使他愛好書籍的，是不能使他耽嗜學問的，是不能如現在的情形一樣，使他在受教以外還想多學的。

我的目的不是把這些文字向你吹噓，因爲你對於這些文字的意見，我早就知道了；同時，我也沒有請你吹噓，請你庇蔭，把它推薦於世人的意思。兒童應該受到良好的教育，這是一般做父母的人的責任，也是他們所應關心的事，而且國家的富強亦靠兒童具有良好的教育，所以我願人人把這個問題認真想想；願他把空想、習俗、或理智對於教育所主張的方法仔細考察一番，辨別一下，然

後幫忙提倡那種最簡易，最敏捷，最能夠爲各業準備一種有德行，有用，能幹的人才的訓練青年的方法，注意他們的各種情況；雖則最應該當心的還是紳士的職業。因爲一旦紳士的教育走上了軌道，其他一切自然很快的就都入軌了。

我不知道我在這篇文章裏面除了表示我對於教育問題的一片熱忱以外，是不是還有一點點進一步的貢獻；萬一它還不致見棄於世人的話，那都是你的功勞。我之所以發願來寫這些文字，全是因爲敬慕你的緣故，我能把你我這點友誼的跡象留給後世，在我真是一件值得愉快的事情。因爲我能和一位誠篤的，賢能的，高貴的愛國志士長久相親相愛，這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福，也是我能夠留在身後的最好的紀念。

你的最渺小的，最忠心的僕人，約翰洛克。一六九二，三月七日。

教育漫話

一 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康之身體，這句短短的話，卻寫盡了人世的幸福。大凡身心兩均健全的人，他便不必再有什麼別的奢望了；身心有一不健的人，即使得到了別的種種，也不能增加快樂。人生的痛苦與幸福，泰半由於自造。不善用心的人，作事決不能夠選擇正當的方法；身體孱弱的人，則有了正當的方法，也不能作出什麼成績。我相信有些人的身心生來就很結實，健康，用不着外力的輔助；他們憑着天賦的異稟，自幼便能向着最好的境界去發展，憑着得天的優厚，生成能夠做出偉大的事業。但是這樣的人原是很少的；我敢說我們日常所見的人們，他們之是好是壞，有用無用，什九都是由於他們所受的教育決定的。人類之所以有千差萬別，便是教育的力量。我們兒時所受的印象，那怕極微極小，小到全不覺得，都是有極重大極長久的影響的；正如江河的源泉一樣，水性至柔，一點點人力便可以把它導入他途，使河流的方向根本改變；根源上這麼移動一點點，但是趨

向既異，終結地的差別便相差得極遠了。

二 我覺得孩子們的心性之易於領導，之可以驅之東則東，驅之西則西，正和水性是一般無二的；但是心性固然是人生的主要部份，我們應該格外關心，而心外的驅殼卻也是不可忽略的。所以我打算首先談談身體的健康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對於身體健康問題格外肯去研究，我先談這個問題，大概你也早已料到了；這個問題的範圍不大，大概不要多少的時光就可以談完。

三 我們要能服務，要得幸福，必得先有健康；我們要能忍耐勞苦，要能出人頭地，也必須先有強健的身體；這種種道理都太淺顯了，用不着再去證明。

四 我現在所要討論的健康問題，和醫生對於有病的，身體脆弱的兒童的看法不一樣，我所注意的是：父母對於兒童的本來健康的，至少是沒有疾病的體格，在不假助於醫藥的範圍以內，應該怎樣維護它，改進它。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短短的一條原則就可以說清楚，就是：紳士們對於兒女的處置應該照着鄉下誠篤小康的農民地主對付子女的办法一樣。不過，母親們也許覺得我的方法太嚴酷，父親們也許認為我的說法太簡短，所以我還是打算稍微詳細的說明一下；只是我有一

點一般的確切的觀察，深願女界諸君仔細想想，這就是大多數兒童的身體，因為父母過於疼愛之故，全都弄壞了，至少也受了損害。

五 第一件應該當心的事是無論冬夏，兒童的衣着都不可過暖。我們初生的時候，面孔之嬌嫩並不次於身體上的其他部份。但是因為習慣了，它便較之其他部份受得起風寒了。所以從前雅典人看見大月氏（Scythian）的哲學家赤身露體，行走於霜天雪地之中，覺得奇怪，大月氏的哲學家的答覆就頂值得玩味了。他們說，『冬天氣候酷寒，你們的面孔為什麼受得住呢？』雅典人說，『因為我的面孔習慣了。』『那麼，你把我的身體都看作面孔好了。』大月氏人說，我們的身體只要從小養成習慣，它們是什麼都受得了的。

此外又有一個相反的例子，證明習慣的力量，對於過度的炎熱亦可克服，這是我在近來出版的一本頗有創見的遊記上面看到的；我現在且把作者的原文抄在下面。『他說摩爾太（Malta）比歐洲任何地帶都熱；那熱度還在羅馬之上，悶得極利害；加之涼風又不多有，所以更加難受。一般人都覺得像基普西（Gypsy）人一樣；但是農夫們不怕大陽，他們每天在最熱的時候還

是繼續工作，一點遮斷炎陽的東西也沒有。這就使我相信，只要我們從小習慣了，有許多看去似乎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的本性全是可以適應的。摩爾太人就是用的這種辦法，去鍛鍊他們的兒童，使他們不怕炎陽，兒童從出世起，一直到十歲止，全是一絲不掛的，既沒有衣，也沒有褲，頭上也沒有遮蓋。」

所以我敢奉勸你，像我們英國這種氣候，你對於風寒是可以不必過事防範的。英國有些冬夏穿着同一套衣服的人，他們也並不感覺什麼困難，也並不覺得比旁人冷。萬一做母親的怕孩子受了霜雪的侵害，做父親的怕受別人的指謫，對於霜雪要有點防備，那末，千萬可別讓孩子的冬服過於溫暖；此對還應記住：「自然」已經給孩子的腦袋好好地用頭髮遮住了，又給了它一兩歲的光的鍛鍊，他在白天固然可以不必戴帽子，晚上最好也可以不戴；腦袋穿戴得溫溫暖暖是最容易惹起頭痛，傷風、發炎、咳嗽等等疾病的。

六 我說到孩子的時候，都是用個「他」字來代表，因為我這篇文字的主要目的是在討論青年紳士從小至大的養育方法，對於女孩子的教育不見得全能適用；不過兩性所需的不同的方

法，也並不是一件難於辨別的事。

七 我主張他的脚每天用冷水洗洗；鞋子應該做得薄，到了有水的地方，水要透得進去。說到這一點，我恐怕做主婦的和做女僕的都會反對我。做主婦的會怕孩子弄得太髒；做女僕的會怕襪子洗起來太麻煩。但是真理是要這樣的，孩子的健康比這種種理由都重要，重要得十倍。大家假若想想那些嬌養慣了的人，一旦脚上着了一點點濕氣，便要發生無窮的麻煩，大家就會寧願自己是和窮苦的孩子一道赤脚混大的好，窮苦的孩子赤脚慣了，脚已習慣了潮濕，即使弄濕了脚，也和弄濕了手一樣，不會多傷風，不會多發生什麼害處。手脚之所以弄成現在這麼大的分別，請問除了習慣以外還找得出什麼原因呢？假如有一個人，從出生起就赤着脚，雙手卻用「手鞋」（荷蘭人叫手套的名字）暖暖地包起來，那末，我想習慣久了，他的手一定會變成別的多數人的脚一樣，着了潮濕就會發生危險的。預防的方法就只有把他的鞋子做薄些，使它容易透水進去，同時天天接續不斷的用冷水洗脚。洗脚有清潔的好處，固然值得稱許；但是我所注重的則尤在健康方面；所以關於每天洗脚的時分，我倒並不拘定。我知道有人每天晚上洗脚，成效很好，在冬天最冷的天氣之中，

一晚也沒有間斷；那時水面結了一層厚冰，孩子還是把腳腿浸到水裏而洗浴，那孩子呢，卻還是年歲輕輕的，連自己擦腳拭腳都還不會，初初練習的時候，他還是哭哭啼啼，很嬌弱的呢。我的主要目的是使兒童的腳腿時時用冷水洗慣，免得像那些嬌生慣養的人一樣，足部偶爾着了一點點潮濕，便要發生許多毛病；至於洗腳的時刻定在晚上，或是定在白天，我想可以由做父母的人去斟酌決定。只要洗腳的辦法能夠有效地做到，洗腳的時刻我認爲沒有什麼關係。用這種辦法所獲得的健康堅實，即使花費更大的代價去換取都是值得的。此外冷水洗腳還有防止雞眼的功效，這對於某些人尤其是一樁頂有代價的事。不過初初練習的時候，頂好從春天起，最初用溫水，然後把水漸漸加冷，不多日子之後，就可以完全用冷水了，此後不分冬夏，都要繼續照樣洗下去。因爲我們在這件事情以及別的改變生活習慣的事情上面，都只可以行之以漸，於不知不覺之中求變更，必如是而後我們的身體可以順應一切，不致於受到痛苦與危險。

一般溺愛孩子的母親們，對於我這個主張之願不願接受是不難預料的，要這樣去對付她們的嬌弱的寶寶，那不等於謀害他們嗎？什麼話！霜天雪地中，好不容易把腳弄暖和，卻要孩子們把腳

放到冷水裏面去，讓我略舉幾個例子來祛除她們的恐怖之情吧，否則最明顯的道理也是不易見信於人的。辛尼加（Seneca）在他的第五十三和第八十三封信裏面告訴我們，說他自己在嚴寒的冬日也慣於在寒冷的泉水中洗浴。辛尼加的家境是很富裕的，很有錢洗溫水澡，而且那時候他的年齡也很老了，貪點舒服也很應該，假如他不是覺得洗冷水浴，除了忍受得住之外還有一些健康上的好處，他是不會那樣幹的。假如我們覺得他之所以這樣刻苦，是受了犬儒主義（Stoicism）的影響；不過，就算他之所以能夠忍耐寒冷是由於信從犬儒主義的緣故吧，但是冷水浴何以適於他的健康呢？因為他的身體並沒有受到這種鍛練的損害。荷累斯（Horace）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更不相信一切矯情的犬儒主義的自苦辦法，我們對於他的情形又有什麼話說呢？但是他也告訴我們，說他一向在冬天都是洗冷水浴的。也許大家又覺得意大利的氣候比英國暖和得多，他們的河水冬天不像我們的這麼冷。但是，假如說意大利的河水比我們的暖和，那末，德國與波蘭的河水總比我們的任何河流冷得多了；然而德國波蘭的猶太男女，一年四季，全身都在河水裏面洗浴，他們的健康也沒有受損害。誰也不覺得這是一個奇蹟，誰也不以為聖威廉佛勒井（St. Winifred's

Well) 有什麼特性，所以那個著名的井裏的冷水不會損害浴者的嬌嫩身體。現在人人都知道冷水浴對於幫助身體衰弱的人恢復健康是很靈驗的；然則身體比較健康的人用冷水浴的辦法去改進和鍛練體格，可見並不是行不通的或受不住的辦法了。

假如大家覺得這些成人的例證不足以適用於兒童，覺得兒童的身體太嬌弱，受不了這種鍛練，那末，請他們看看古代的德國人和現今的愛爾蘭人吧，他們連大家認為最嬌嫩的嬰兒都洗冷水，不獨洗腳，而且洗全身，也沒有任何危險。現在蘇格蘭高地的婦女冬天都用這個辦法去鍛練她們的孩子，即使水裏面結了冰都沒有什麼害處。

八 孩子長到了能夠學習游泳的年齡，而且有人教他游泳的時候，他之應該學習游泳是不必我在這裏再說的。游泳可以救全許多人的生命，所以羅馬人把它看要極需要，把它和文學併舉，他們有一句慣用的成語，形容一個人沒有受到好教育，無用，就說他既不知道讀書，又不知道游泳 (nec literas didicit, nec natare)。但是游泳除了是一種技能，可以自己救急以外，又因為在炎夏的時候，學者藉此可以常常浸在冷水中洗浴，對於健康也有許多好處，想是不必再待我來